

§ 山中傳奇/四季

奧林匹斯山的景觀大致分：

- (1) 山腳與地波（約 300–1,000 公尺）：是豐饒的山地世界，森林茂密。
- (2) 中坡森林帶（約 1,000–2,000 公尺）：最深、最靜的地帶，冷杉（fir）與高山松為主。
- (3) 高山帶與裸岩區（約 2,000 公尺以上）：植被急遽減少，矮灌木、地衣、苔蘚，大量裸露石灰岩，強風、雷電頻繁。
- (4) 山頂區（神話領域）：長時間被雲霧遮蔽，氣候劇烈、不穩定，幾乎無植被。



畢達哥拉斯在中坡森林的洞穴內隱修。山中無歲月，一晃就過了一年，畢達哥拉斯仔細回顧過去這一年。

§ 春

春雨剛退，皮埃里亞平原(Pierian Plain)泛起淡綠色的霧。橄欖樹抽出新芽，野麥在濕土中不齊地冒出。

畢達哥拉斯行走其間，聽見農人談論播種與收成，語言質樸而精確。他意識到，這些人並不需要抽象的數來理解世界——季節本身就是一種秩序。

進入橡樹與山毛櫸混生的坡地，林間溪流開始出現。水聲不再急促，而是有節律地落在石上。

他停下來，數溪水拍擊岩石的間隔，發現即使看似混亂的水流，也存在可感知的重複。

冷杉與松樹開始佔據視野，風帶著樹脂的氣味。

這裡有野鹿、野豬、狼、狐狸、各種各樣的鳥類與偶爾見到獵人留下的火痕。畢達哥拉斯第一次在夜裡聽見風穿過林冠的低鳴，像不成調的音程——提醒他，並非所有比例都能立刻和諧。

殘雪尚未完全融化，地面裸露出灰白色的岩層。

草極短，生長得小心翼翼。他感到呼吸變慢，身體開始對高度有所回應。數與身體，在此不再分離。

米蒂卡斯峰(Mount Mytikas)仍被雲霧遮蔽。

他未登頂，只遠遠凝視。春天的奧林匹斯，不允許越界。它教的是節制。

§ 夏

日光直射平原，
土地乾裂，農人早出晚歸。畢達哥拉斯在陰影中行走，學會用太陽的位置判斷
時辰。
他意識到，時間不是抽象的線，而是光影的移動。

林間變得濃密，昆蟲聲形成持續的背景音。
水源變得珍貴，泉眼的位置被反覆記憶。
他開始理解「中心」的意義——不是高度，而是可回返之處。

松林之上，裸岩增多。白日酷熱，夜晚卻驟冷。他在此停留最久，學會以最少的
火取暖。
數在此不再是推演，而是生存的必要。

空氣稀薄，聲音傳得異常清晰。
他能聽見遠處落石的回響，延遲而準確。這裡讓他第一次清楚感受到距離也是一
種比例。

晴朗的日子裡，峰頂如刀削般顯現。
他沒有上去，因為夏季的奧林匹斯不需要證明——它以裸露的岩石展示力量。

§ 秋

葡萄成熟，空氣中有發酵的氣味。
人群短暫地聚集，交換勞力與酒。
畢達哥拉斯旁觀這些交換，發現公平不是等量，而是合時。

樹葉開始變色，落葉鋪滿小徑。腳步聲被吸收，行走變得安靜。
他開始記錄步伐與呼吸的對應，讓身體成為量器。

霧氣頻繁出現，視野被反覆遮蔽。
方向感不再可靠，只能依岩層與風向辨認位置。他學會在不確定中前行。

初雪落下，短暫又乾淨。
地形變得危險，每一步都需要判斷。他明白，知識若不能導向行動，只是負
擔。

雲海翻湧，峰頂時隱時現。秋天的奧林匹斯像在測試耐心——它不拒人，只拒
絕急躁。

§ 冬

霜降，平原沉默。

人們躲入屋內，火光微弱。

畢達哥拉斯獨自行走，第一次感到孤獨不是缺乏陪伴，而是缺乏聲音。

積雪覆蓋林地，痕跡清晰。動物的行徑比人更有秩序。他觀察足印，理解到最基本的數學：存活的路徑永遠最短。

風雪交加，能見度極低。

他停留在岩洞中，長時間靜坐。沒有推理，沒有教導，只有呼吸與寒冷。這是奧林匹斯最嚴厲的一課。

幾乎無法久留。冰封岩面反射微光，世界簡化為白與灰。他短暫地理解到：極限不是為了居住，而是為了界定。

整個冬天，他從未踏上峰頂。奧林匹斯在此季節不是神的居所，而是一個拒絕人類的事實。

一年過去，畢達哥拉斯未曾見神，未得啟示。

但他學會了另一件事：

世界不是一個整體，而是層層相依的結構；真理不是一次抵達，而是四季反覆。

這正是奧林匹斯山，在 528 BC 給他修行的答案。

§ 隱修者



那是一個嚴冬，畢達哥拉斯正往山的深處走去，看見不遠處有一隻非常漂亮的雪狐，於是走了過去。雪狐並不怕人，等畢達哥拉斯靠近，卻用爪子挖起雪地。

一個被厚雪完全覆蓋的身影慢慢呈現，最後隱修者露出，他靜坐如巖，彷彿亙古以前便已是山的一部分。只有極輕微的、幾乎凍結的氣息，暗示著某種超越睡眠的生命狀態。

畢達哥拉斯被那絕對的靜止所震撼，不禁在他面前盤腿坐下，嘗試進入同樣的靜默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當他自己的呼吸與落雪的節奏逐漸合拍時，他聽見一種聲音——並非來自耳畔，而是直接迴盪在感知之中，像冰層下的流水。

「你找到了入口。」那聲音說道。覆蓋身影的雪，此時竟隨著話語微微震動，卻未落下。「你外在的寒冷中，觸及了內在的溫暖。」

畢達哥拉斯心頭一震，問道：

「您如何在這種寂滅中存活？您尋求的是什麼？」

「寂滅並非消亡，」那意念回答，平靜而深邃。

「是放下所有波動後，照見的自身本源。我並非『尋求』，我是在『成為』——成為這落雪，這山巔，這無始無終的靜觀本身。向東去吧，那裡有大片的土地與心靈，專門耕種這種『成為』的藝術。」

話語消散，那身影的氣息再度沉入無邊的靜止，與風雪的背景融為一體，彷彿從未甦醒。

畢達哥拉斯不敢再驚動這位隱修者，悄悄起身回自己的居住洞穴，要繼續如此的靜坐，雪狐一路跟著，在洞穴內也找到牠的窩。

從那天起，一種對「絕對寂靜」的嚮往，便在畢達哥拉斯心中紮根。

那尊雪中身影所展現的、與自然本源合一的「成為」之境，成了他靈魂深處的追問。